

# 江戸末期卷菱湖对中国篆书书法的接受情况

曹 悦

## The Reception of Qing Chinese Seal Script Calligraphy in the Late Edo Period Maki Ryoko as a Case Study

CAO Yue

### Abstract

The reign of the Tokugawa Shogunate was similar to the Chinese Qing dynasty. The Tokugawa Shogunate enacted a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olicy that resulted in the revolution of calligraphic style. Two styles of calligraphy developed: *Karayo* (Chinese Style) and *Wayo* (Japanese Style).

*Karayo* was developed by Kitajima Setsuzan. After him the three most influential *Karayo* calligraphers of the late Edo period were Ichigawa Beian, Maki Ryoko and Nukina Suo, who were known as the *Bakumatsu Sanpitsu*.

Seal script calligraphy is less practical than clerical script, regular script, and running hand script. Seal script calligraphy experienced a renaissa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rising in importance. It went through a number of innovations during this time, and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Karayo* developed alongside these innovations and can be thought to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m.

In this essay, an example of Maki Ryoko's work will be examined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process of reception of Qing calligraphic style in the late Edo period.

**Keywords:** 江戸末期 中国 篆书书法 卷菱湖 接受情况

## 一、前言

中国篆书书法发展源远流长，自秦始皇统一文字以来，随著文字演变和实用性的需求，篆书的地位日渐衰落，但在唐代、清代分别进行了两次大的篆书复兴思潮，使得篆书恢复其影响力，而清代篆书对同时期的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清代是继唐代之后篆书复兴的又一个高峰，在当时著名的碑学运动中，篆书的复兴也是其兴起和提出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出现了一大批与篆书相关的书家和学者，其中一部分书家继承了传统篆书，一部分书家如孙星衍，王澐等结合其学者身份以及特殊的文化修养，形成了有别于前代的独特的篆书风格。清代在复古的基础上又为篆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当时的中国影响深远，与此同时，对江户时代的日本书法也产生了影响。

江户时代的日本随着频繁的海上贸易，佛教、文化等方面也得到了交流，商人、僧侣等随唐船进入日本，带来了物产及文化，同时得到了日本的接纳和传播。<sup>1)</sup> 中国书法在日本的发展主要受六朝书风的影响，楷书，行书风靡，而篆书却鲜有人知，在此基础上清代篆书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日本篆书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sup>2)</sup> 篆书在江户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使得日本书家对中国篆书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学习，出现了许多与篆书相关书法理论，例如泽田东江，松下乌石等名人的书论<sup>3)</sup>，也有像城户桓等这样的知名度很低、历史记载很少的书家的书论<sup>4)</sup>，这些书论很多来源于中国古代书论，由此可以分析出江户时代这些书论可能参考的中国文献资料及其书籍，通过这些书籍便可以了解江户日本对中国篆书书法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岩坪充雄<sup>5)</sup>已有类似论题的研究成果，他主要整理和讨论的是江户时代与篆书相关的出版刊物的问题，而对中国篆书所带来的影响涉及较少，同时在本人之前的文章当中，已经谈过江户初期、中期书家的书论所受到的中国书法的影响，本文主要以江户末期著名书家卷菱湖为中心，探讨在江户末期，书家对于中国篆书书法的接受情况和程度。

---

1) 马成芬，《唐船法帖の研究》，清文堂出版株式会社，2017年4月。

2) 曹悦，中国篆书书法与江户日本，松浦章编《近代东亚海域交流：外交・贸易・物流》台湾・博扬文化出版事业，2017年1月，147-189页。

3) 曹悦，中国篆书书法对江户日本的影响，《文化交渉》（関西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第6号，2016年11月，185-204页。

4) 曹悦，中国篆书书法对日本的影响及普及——以城户桓《书谭》为中心，《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10号，2017年3月，687-704页。

5) 岩坪充雄《江户時代の篆書体受容について——篆書関連書籍の翻刻・出版の事情より》，《書学書道研究》(15)，2005年，55-69页。

## 二、卷菱湖及其《十体源流》

在江户时代之前，篆书并没有得到普及，平安时代初期，空海将篆隶杂体带入日本，但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只用于匾额之上，到了室町时代，也只有少部分僧侣书写，江户初期篆隶杂体才得到普及，此后，出版事业不断兴盛，各种各样的唐本被翻刻出来。除了翻刻中国的书目之外，日本书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书法理论体系，其中与篆书相关的如江户早期篆刻家池永一峰（1674-1737）撰写《篆髓》，以小篆为主梳理了篆书的特点；享保十一年（1726），细井广泽（1596-1880）撰写并出版《篆体异同歌》，这篇文章完全使用《说文》的小篆书写，为之后篆书的书写与篆刻提供了学习的途径；享保十六年（1731年）冈恒忠玄编纂《篆林捷径》，该书与《篆体异同歌》一样，用篆书所作，可见当时小篆已经与古文等有所区别并被广泛应用；文化九年（1812年），市河米庵（1779-1858）作《米庵墨谈》，文中多次记述了有关篆书的内容；弘化二年（1845年），卷菱湖的《十体源流》刊行等等。篆书在日本不断普及，从之前的以装饰为主，逐渐转化为人们普遍学习和研究的书体，接下来对卷菱湖及其《十体源流》进行介绍。

卷菱湖，生于安永六年（1777），卒于天保十四年（1843），是江户后期著名的书家，出生于越后国（今新潟市西蒲区），原姓池田，后来继承艺名为卷，名为大任，字致远、起岩，号菱湖，别号弘斋，通常称之为右内。从御家流开始到卷菱湖，为明治政府以及宫内钦定官用文字，其有超过一万人的门生传承下来，与市河米庵、贯名菘翁并称为“幕末三笔”。其被刊刻、家藏的书迹的墨帖均有一百二十多种，所能见的将近两百种，是日本古今书家当中数量最多的，可见其书风十分流行，北川博邦在《日本书论集成》有题解：

卷菱湖、名は大任、字は致遠、號は弘齋また菱湖、通稱は右内、その居を蕭遠堂という。越後新瀉の人。十九歳の時、江戸に出でて龜田鵬齋の門に入り、詩書を以て一家を成した。書はその最もよくする所であり、貫名菘翁、市河米庵とともに幕末の三筆と稱せられている。その書積の墨帖として刊刻されたものは、家藏のもののみで均一百二十種あり、所見のものを含めると二百種に近く、我國の古今の書家中最も多きを數えるものであり、その書風の流行のいかに盛んであったを知ることが出來より。門流の盛んなるもまた前後にその比を見図、中でも萩原秋巖、大竹蔣塘、生方鼎齋、中澤雪城の四人は、菱湖門下の四天王と稱せられ、またそれぞれの門より出づる者も多く、菱湖の流風は幕末明治の書風に多大の影響を及ぼした。天保四十年四月七日歿、六十七歳。<sup>6)</sup>

自幼在新泻町长大的卷菱湖，书法受到了寺院住持的启蒙，在母亲去世之后，19岁迁居江户，

6) 北川博邦，《十体源流》解题，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卷2，汲古书院，1978年5月，第10页。

跟从书家龟田鹏斋学习书法和诗，29岁（1805）作《十体源流》，开办了书塾“萧远堂”，不仅通善书法，而且通汉诗，天保十四年（1843），67岁逝世。

卷菱湖擅长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假名，其中楷书学习欧阳询、褚遂良，行书学习李邕、王羲之，草书学习《孝经》、《书谱》、《十七帖》、《绝交书》，隶书以《曹全碑》为学习范本，总之更倾向于学习晋唐以前的书法。其清新秀丽的书风被后人视作典范，这一书法风格被称为“菱湖流”，在日本书道史上从江户末期开始一直影响到明治时期。其门人弟子众多，如有“菱湖四天王”之称的萩原秋岩、中泽雪城、大竹蒋塘和生方鼎斋，还有菱湖之子，秉持着一身的才华却体弱多病英年早逝的卷鸥洲等等。《十体源流》就是其门人萩原秋岩在其逝后于弘化二年（1845年）重新校订刊刻。

北川博邦对《十体源流》进行了详细整体的介绍，首先介绍了文章的原出处：

卷菱湖の遺著に「書法類釋」があり、その第一集は、翰林密論・玉堂禁經を校訂したもので、すでに「和刻本書畫集成」第九輯に収録されており、その第二集が「十體源流」である。<sup>7)</sup>

卷菱湖有遗著《书法类释》，其中第一集是对翰林密论、玉堂禁经的校订，而且全部被《和刻本书画集成》第九辑所收录，第二集是《十体源流》，北川博邦论述了有关《十体源流》的原文出处，紧接着借助朝川善庵为菱湖先生所撰写的碑文内容来看文章撰写此文的意义之所在。

本書撰述の趣旨は、朝川善庵撰菱湖先生碑文に、「文字の義、訓詁を待ちて通じ、訓詁の學、六書を得て備はる。古籍散佚し、今日に在りて其の見るべき者は、爾雅・說文の二書のみ、爾雅は訓詁の書なり、說文は六書の學なり、但だ許氏の六書に於ける、形聲の外、得る所幾く無し、然れども經籍の遺文、轉注豈に無からんや、金石の古字、假借猶は多し、説く所異なりと雖も、其の義は則ち同じ、後世に及びて、古文漸く廢れ、篆隸草行、紛然として錯出し、體或ひは同じからざるも、亦た皆な取る有り、倘し能く古今を斟酌し、雅俗を分別し、以て源流の在る所を講求すれば、則ち六書の用、此れ以て彼に通ずべく、彼以て此れを考ふべし、余嘗て十體源流一書を著し、以て子弟に示せり、是れ字學の由る所にして、書法の出づる所なれば、知らざるべからざるなり」とあるによって明らかであり、菱湖は學書に不可欠のものとして、文字學を修めることと、書體の源流の在る所を知ることとを擧げている。<sup>8)</sup>

题解中朝川善庵撰写的碑文提到，对于理解文字的词义和含义，训诂学和六书往往是必不可

7) 北川博邦，《十体源流》解题，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卷2，汲古书院，1978年5月，第8页。

8) 同上，第9页。

少的，古籍有很多都已经遗失，目前经常可以看到的是《尔雅》和《说文》，《尔雅》是有关训诂的书籍，《说文》是对六书的学习等等。通过碑文可以看出，卷菱湖在书学研究当中还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学习文字学和了解书体的源流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書の内容は、古文・大篆・小篆・古隸・章草・八分・今隸・行書・今草・破體の十種類の書體の始源と傳流を述べたものであり、これより先、唐の張懷瓘の書斷に、十體の流傳を述べたものがあるが、菱湖は本書の自序に、「懷瓘の書斷、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書・章草・行書・飛白・草書を以て十體と為す、今大篆・籀文、合して一處に歸し、古隸・今隸・析ちて兩體と成し、飛白は隻字の遺無きを以て録さず、破體は數家具さに存するを以てこれを載す、二を減じ二を増し、仍りて十體と成す」といい、張懷瓘の謬誤を正したものであるとしている。この中で問題となりそうなのは、飛白を省き破體を増したことであるが、飛白は書法的一種であって、書體と稱すべきものではなく、また破體については、「書品」第一四一號の拙稿「破體書淺說」を参照されたい。<sup>9)</sup>

《十体源流》内容主要论述了古文、大篆、小篆、古隶、章草、八分、今隶、破体等十种书体的起源以及流传，在此之前，唐代张怀瓘的《书断》曾论述了十体的流传，在卷菱湖的自序中写到张怀瓘《书断》中十体指的是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现已将大篆、籀文合为一体，古隶和今隶分为两体，飞白和破体这两种书体或增或减，仍构成十体。卷菱湖纠正了张怀瓘的谬误之处，该问题是飞白书被去掉而增加了破体，飞白是书法中的一种，并不能被称为是书体，而关于破体，北川博邦提到可以参照《书品》第一四一号原稿《破体书浅说》，从题解中可以看出卷菱湖对于书体分类的认识，并不只局限于继承传统书论，而是提出自己的见解，解题同时还记述了《十体源流》在当时日本书道史上产生的影响及其地位。

本書は、専ら書體についてのみ論述したものとしては我國唯一のものであり、文章もよく出来ており、以て菱湖の學識を見ることが出来る。今日より見ればその内容には議すべき点もあるが、當時に在っては出色のものというべく、西土に在っても張懷瓘以後これほどよく出来たものはない。<sup>10)</sup>

《十体源流》是日本书道史上唯一一篇专门论述书体的文章，由此可见卷菱湖的学识之渊博，其在如今也有很重要的研究意义，在当时应该也是十分出色的成果，在中国张怀瓘之后这样的成果几乎没有，也就是说卷菱湖算是张怀瓘之后出现的第一人，其在当时被抬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

9) 同上，第9页。

10) 同上，第9页。

本書の成立は、菱湖の自序の成った文政四年の初であろうが、菱湖の生前には遂に刊行されるに至らず、歿後に門人の萩原秋巖により、その居である松筠堂より校刊された。のちに萬笈堂より發兌され、「弘化三年丙午冬十一月、東都肆萬笈堂英大助」の刊記のあるものがあり、更に版木は轉轉として幕末より明治に至ってもなお印行され、流布本は相當多く、一・二集それぞれ単行するもの、また合冊したものとの別がある。ここには単行されたものの中、封面のあるものを採った。首に弘化二年九月の齋藤拙堂序、尾に同年八月の萩原秋巖跋がある。版下は萩原秋巖の門人の手に成るものであろうが、その整齊なること、我國の刊本の中でも屈指のものである。<sup>11)</sup>

该书中卷菱湖的自序成书于文政四年（1821），在其生前就已经刊刻完成，去世后门人居于松筠堂的萩原秋岩重新校订刊刻，后来由万笈堂发行，有“弘化三年丙午冬十一月，东都肆万笈堂英大助”的刊记，之后又用木板刊刻流传，在幕府一直到明治都被印行，流传的书目相当多，一、二集都有单行本发行。前有弘化二年（1845）九月斋藤拙堂作序，后有同年八月萩原秋岩的题跋。刻木板的草稿是由门人萩原秋岩亲手做成，十分规整，在日本全国刊本中也屈指可数。

### 三、以《十体源流》为例看江户末期对篆书的接受情况

上一节中提到卷菱湖《十体源流》的自序，这段文字共387字，涉及到许多中国古代书家及其书论，例如卫恒《四体书势》、江式《论书表》、张怀瓘《十体书断》等等，由此可知卷菱湖在当时撰写此文时参考和翻阅过的中国书论等文献资料，自序内容如下：

两粟鬼哭，历祀緇邈，八体五易，殊体代兴，事已茫昧，孰知源委，今寻古之作，可以为凭据者，班孟坚许叔重外，惟有卫恒四体书势，江氏论书表二书，岂非卫之三世，江之六叶，传家习业有绪不紊耶，自此以降王愔三十六种，萧子良五十二家，王融六十四书，韦仲九十一一种，谢善勋百体，皆出牵强，事涉绘画，至如庾元威一百二十体，假巧彩色，愈出分繁，竝不过好奇之为，游戏之作，固不足深辩，况可厚信乎，逮乎唐之中叶，张怀瓘出以书学直任，着十体书断，援据虽博，辩驳虽强，才本疎豪，学欠精炼，大篆籀文，妄析为二，古隶今隶，误混无分，建初八分，并之始皇之世，取惑于序仙记荒唐之言，汉兴章草，降于孝元之朝，承谬于文字志简惰之目，加以晋代草书，创于东汉，固执张芝有一笔书，纰谬尤甚，何不思皇索之迹，皆有发波，而羲献之醴，曾无连绵乎，徒取之臆，自以为断，不亦谬哉，独恠自唐至今，未有以易，中间虽有一二悟发，竟无全脱其窠臼者何也，今潮涌于悠远，为述十体源流，异言约旨明，披卷了然，其苛论古人以自见辩博，与未得于心，强为之行会，

11) 同上，第9-10页。

余所耻也，余所耻也，辛巳春三月。<sup>12)</sup>

字里行间可以清晰的看出卷菱湖对于中国书论内容的认识，寻古今之作，可以作为凭据的书论，除了班固、许慎的之外，只有卫恒《四体书势》和江式《论书表》二书，代代流传，此后出现的王愔三十六种、萧子良五十二家、王融六十四书、韦仲九十一种、谢善勋百体，都十分牵强，为游戏之作，不足以推敲深辩，并不可信，对如上这些书论产生很大的质疑。到了唐代中叶，出现张怀瓘，著《十体书断》，虽然有很强的思辨性，但是还欠考究，其将大篆和籀文视为两种书体，古隶和今隶混为一谈等等一些论述都有很大的问题，敢于大胆批驳传统，卷菱湖在《十体源流》当中纠正了这些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以下目录可以看出，文章内容主要论述了古文、大篆、小篆、古隶、章草、八分、今隶、破体这十种书体的流传演变，其中与篆书相关的有大部分，分别为古文、大篆、小篆。

#### 目录

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古隶，五曰章草，六曰八分，七曰今隶，八曰行书，九曰今草，十曰破体。（怀瓘书断，以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为十体，今大篆、籀文，合归一处，古隶、今隶析成两体，飞白以只字无遗不录，破体以数家具存载之，减二增二，仍成十体，如其次序之有异，详于后之所述焉。）

在目录之后的注释当中，卷菱湖提到了张怀瓘的《书断》，并指出了《十体源流》与《书断》中十体分类的区别，因此可以明确的是，当时《十体源流》在撰文时参考了《书断》，并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大篆和籀文、古隶和今隶、飞白和破体的具体分类，在后文中都有具体的分析探讨。接下来选取了文中与篆书相关的前三部分内容进行详细分析，探究其书论内容究竟对中国篆书书法的接受情况如何。

#### 古文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史，后世圣人，即黄帝也。（孔氏尚书序云，伏羲氏之王天下，始画八卦作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称曰之三坟，畧述书起之由耳）<sup>13)</sup>



卷菱湖门人萩原秋岩刻《十体源流》（局部1）

12) 卷菱湖，《十体源流》自序，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卷2，汲古书院，1978年5月，第332-333页。

13) 卷菱湖，《十体源流》，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卷2，汲古书院，1978年5月，第333页。

本文通过查阅中国古代文献后发现，这句话节选的是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只有“后世圣人，即黄帝也”这句话与《汉书》原文有出入，句末的注摘自五代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最后一句在原文中为“谓之三坟，盖孔氏略述书起之由言”，卷菱湖将原句理解之后略加修改，因此在这句话中可能参考的中国的文献如表1：

表1《十体源流》“古文”中可能参考的中国文献（按文章出现顺序）

序号	朝代	作者	文献名
1	汉	班固	《汉书·艺文志》
2	五代	徐锴	《说文解字系传》

黄帝之史苍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文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一云，又有沮诵，同作，所传有小异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孳乳而寝多也，着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如其事也，自黄帝至三代，厥体颇异，虽依类取制，未能悉殊苍氏矣，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养国子，教子六书，一曰指事，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卫恒云，在上为上，在下为下）二曰象形，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卫恒云，日满月亏效其形也。）三曰形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卫恒云，以类为形，配以声也）四曰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卫恒云，止戈为武，人言为信，是也）五曰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老考是也（卫恒云，以老为寿考也）六曰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卫恒云，数言同字，其声虽异，文意一也。按六书郑司农云，象形、会意、转注、指事、假借、谐声，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命名次序，名不相同，今从许慎、卫恒）<sup>14)</sup>

这段话中卷菱湖原文出自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只有个别字句有所改动，如“如其事也，自黄帝至三代，厥体颇异，虽依类取制，未能悉殊苍氏矣，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养国子，教子六书”，这句话的原文“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卷菱湖对其进行了精简缩略，使得文章语句更加简洁。同时通过查阅得知，每一短句后的注释均出自晋卫恒的《四体书势》，在前文自序中就已经知道卷菱湖对于卫恒、江氏的认可，文章用卫恒和许慎的书论互为依据，解释何为六书，使得文章有据可依，有很强的说服力。最后一条注中还提到了郑司农，这句话出自宋代孙逢吉的《职官分配》，同时还提到了班固对六书的解释，总结为“命名次序，名不相同，今从许慎、卫恒”，认为各朝代书家书论中所提到的六书，名称、顺序、理解等不同，但以古人为准，因此这段话可能参考的中古古代文献如表2：

14) 同上，第333-334页。

表2《十体源流》“古文”中可能参考的中国文献2(按文章出现顺序)

序号	朝代	作者	文献名
1	汉	许慎	《说文解字》
2	晋	卫恒	《四体书势》
3	清	孙逢吉	《职官分配》
4	汉	班固	《汉书》

亦谓之六义六文，造字之本也，孔子修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宣王时，既有大篆，而孔圣仍遵古文者，亦述而不作之意耶)及秦用篆隶，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而石函中，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敬，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先是文帝时，有魏文侯乐人窦公，年二百八十岁，献古文乐书一篇，以今文考之，乃周官之大司乐章也)<sup>15)</sup>

“孔子修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鲁恭王坏孔子宅，而石函中，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敬，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这两句话均出自后魏江式《论书表》，最后一句的注出自唐代张怀瓘的《书断》，其余文章内容是卷菱湖在了解这些书论内容的基础上，对当时历史史实的阐释，总结可能参考到的文献如表3：

表3《十体源流》“古文”中可能参考的中国文献3(按文章出现顺序)

序号	朝代	作者	文献名
1	后魏	江式	《论书表》
2	唐	张怀瓘	《书断》

时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昭帝时，鲁国三老，献古文孝敬，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君屋，得古文二篇，乃书之秦誓顾命也)时人已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吾衍云，古无笔墨，以竹挺点漆书竹上，竹硬漆膩，画不能行，故头麓尾细，似其形耳)汉世秘藏，希得见之，王莽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授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班固云，六体)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徐锴说文注，引萧子良云，籀书即大篆新臣甄丰，谓之奇字，史籀增古文为之，故与古文异也。是错读汉志所云史籀篇者，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之语也，盖班之所说，是史籀篇之与古文异，而非指六书之奇字也，文理秩然可考，且班史叙善大篆者，如元帝，许皇后，岩延年，王遵，皆称善史书，惟扬雄称作奇字，则奇字之非大篆，其证一也，说文\*字注，\*籀文\*从二子，一曰奇字晋，又人字注云，此籀文人，几字注云，古文奇字人，则奇字之

15) 同上，第334页。

与大篆体用亦异，其证二也，黄伯思云，古文高质而难据造，若三代鼎彝遗篆，是已，奇字恠巧而差易工，若刘棻从扬雄所学及近世夏郑公集四声韵所载，是已，吴登云，苍颉字世谓之古文其别出者，谓之古文奇字，二家得之矣，上文之所谓自黄帝至三代，厥体颇异者，无乃是奇字乎。)16)

这段话篇幅较长，第一句及其注分别出自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和唐代唐玄度《论十体书》：“时人已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摘自南北朝酈道元的《水经注》，其注则出自吾衍的《学古遍》：“汉世秘藏，希得见之”、“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这两句话摘自晋卫恒《四体书势》，剩余文章原句出自吾衍的《论字有七变》，句末有很长篇幅的注，其中第一句经过查找发现其出自清代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末尾还提到了黄伯思，该句查到了原文出处，即其本人的《伯思论书》，其后吴登所云暂时没有查阅到，综上，该段可能参考的中国文献如表4：

表4 《十体源流》“古文”中可能参考的中国文献4（按文章出现顺序）

序号	朝代	作者	文献名
1	汉	许慎	《说文解字》
2	唐	唐玄度	《论十体书》
3	南北朝	酈道元	《水经注》
4	元	吾衍	《学古编》
5	晋	卫恒	《四体书势》
6	元	吾衍	《论字有七变》
7	清	王先谦	《汉书补注》
8	北宋	黄伯思	《伯思论书》

后杜林尝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以传卫宏、徐巡，光武诏宏，定古文字书一卷。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后汉书儒林传序，以三体为蔡邕\*所刊，误矣，江式云，邯郸淳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西，其文蔚焕，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文少异，直以为淳说书，亦误矣）淳传卫觐，晋江统，与从子琮，（琮即江式六世祖）具受学于觐，咸宁五年（一云，大康元年）汲县人不准（不音方鳩切）发魏安厘王冢（一云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或写春秋经传，易经，论语，夏书，周书，琐语大历，梁丘藏，及魏史，觐孙恒，着字势，以赞其美，略云，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其\*，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卉\*而垂颖，山岳嵯峨而连冈，虫跂跂其若动，鸟似飞而未扬，亦可以想其体制也（张怀瓘云，周幽王时，又有省古文者，今汲冢

16) 同上，第334页。

书中多有是也)。<sup>17)</sup>

第一句话出自宋代陈藻的《东轩集》卷六，策问二十首，这句话对原文献进行了扩充和解释，原文献为“文以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以示卫宏等”，本文则较详细的记述了地点等信息，便于后人理解；第二句出自唐代由房玄龄等二十一人编纂的《晋书》中的《卫恒传》，紧接着对该句的注解提到了《后汉书》、江式等，其中江氏所云出自《论书表》，但卷菱湖予以评价：“亦误矣”。“咸宁五年，汲县人不准，发魏安厘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或写春秋经传，易经，论语，夏书，周书，琐语大历，梁丘藏，及魏史”这句话经查阅后得出，出自张怀瓘《书断》，但有一处与原文献出入很大，即“得策书十余万言”，在原文献中为“得册书千余万言”，有可能是卷菱湖个人的笔误，也有可能是传入的版本有误；最后一句节选的是卫恒的《四体书势》，将原文献中“离批”改成了“离离”，“虫起蛰而若动”改成了“虫跂跂其若动”，最后一句注解提及张怀瓘，该句出自张怀瓘《书断》。综上这段话可能参考引用的文献如表5：

表5《十体源流》“古文”中可能参考的中国文献4（按文章出现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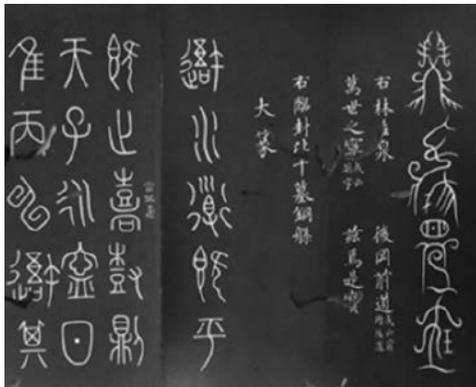
序号	朝代	作者	文献名
1	宋	陈藻	《东轩集》
2	唐	房玄龄等	《晋书》
3	后魏	江式	《论书表》
4	唐	张怀瓘	《书断》
5	晋	卫恒	《四体书势》

### 大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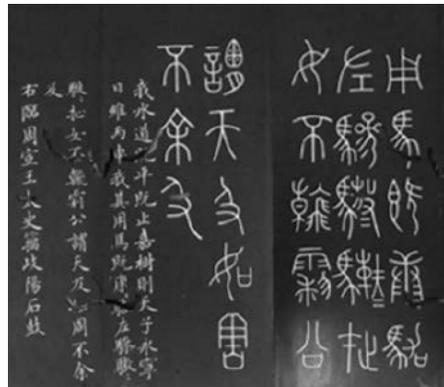
周宣王之时，太史史籀着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同或异，亦谓之史籀篇，又单称史篇，（卫恒云，或曰程邈作大篆，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述所传之异也，萧子良以大篆为奇字，误矣，已见于古文汪，张怀瓘以大篆籀文分为二，更误矣）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也，时史官以教学僮，又谓之史书，秦焚诗书，惟易与此篇得全，其八体，一曰大篆（秦废古文之证）又赵高善史书，教胡亥书，是也，汉元帝，及许皇后，岩延年，王遵，冯夫人，竝以善史书称，逮王莽之乱此篇亡失，建武中，曾获九篇，章帝时，王育为作解说，所不通者十有二三，然时尚多能者，安帝，及帝生母左姬，邓皇后，梁皇后，王美人，乐成王刘党，并善史书，是也，暨晋世此篇都废，至唐时，略传字体而已，史籀之迹，有石鼓文存焉，相传为宣王之所作。<sup>18)</sup>

17) 同上，第334-335页。

18) 同上，第335页。



卷菱湖门人萩原秋岩刻《十体源流》(局部2)



卷菱湖门人萩原秋岩刻《十体源流》(局部3)

以上是《十体源流》中有关大篆的内容，其中“周宣王之时，太史史籀着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同或异，亦谓之史籀篇，又单称史篇”这句话是对江式《论书表》的精简，其注解提到了卫恒、萧子良、张怀瓘，批判了萧子良的“大篆为奇字”的说法，还有张怀瓘大篆和籀文是两种书体的说法：“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也，时史官以教学僮，又谓之史书，秦焚诗书，惟易与此篇得全”，这几句摘自张怀瓘的《书断》，“逮王莽之乱此篇亡失，建武中，曾获九篇，章帝时，王育为作解说，所不通者十有二三”与“暨晋世此篇都废，至唐时，略传字体而已”这两个短句节录的是唐玄度的《论十体书》，其余语句并没有找到完全对应的文献出处，都按其本人的理解进行了阐述，因此可以总结如表6：

表6《十体源流》“大篆”中可能参考的中国文献（按文章出现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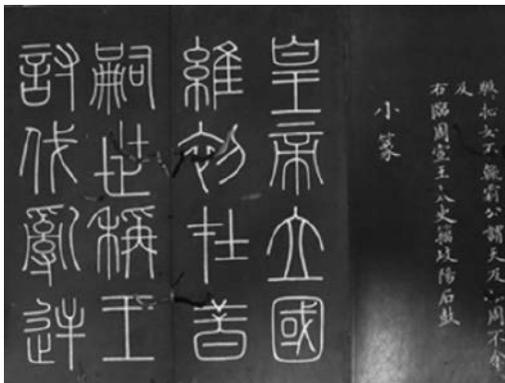
序号	朝代	作者	文献名
1	后魏	江式	《论书表》
2	唐	张怀瓘	《书断》
3	唐	唐玄度	《论十体书》

### 小篆

平王之东迁，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苍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秦篆，秦八体，二曰小篆，是也。（许慎叙六书，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徐锴云，李斯等虽改史篇，而程邈复同作也，今按即小篆下，宜云秦始皇帝，使李斯等所作也，即秦隶书下，宜云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历代转写，致有错误者耳）<sup>19)</sup>

19) 同上，第335-336页。

通过查阅以及注解可以知道，该段文字精简了许慎的《说文解字》，简化了提到人物的官职，例如原文献中“中车府赵高”直接省略为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省略为胡毋敬，与此同时，文中将“胡毋敬”写为“胡母敬”，可能是在刊刻的过程中出现的误差。注解中还提到了徐锴，但具体文献还没有找到，前文中曾分析出卷菱湖可能参考过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整篇文章应该说参考的文献是一定的，此处暂且假定其参考了《说文解字系传》，整理如表7：



卷菱湖门人萩原秋岩刻《十体源流》(局部4)

表7《十体源流》“小篆”中可能参考的中国文献1（按文章出现顺序）

序号	朝代	作者	文献名
1	汉	许慎	《说文解字》
2	五代	徐锴	《说文解字系传》

籀书秦篆，竝谓之篆，于是以大小分之，汉与闾里书师，合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三千三百字）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入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敞传之子吉，吉传之子竦，及杜邳，邳子林，林作训故）凉州刺史杜邳，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平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庭中，以礼为小学元士，扬雄采以作训纂篇三十四章，班固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六千百十二字）许慎嗟时人之好奇，叹俗儒之穿凿，作说文解字，用篆为正，首一终亥，各有部属，体例\*新，可得而论也（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甄丰六书，三曰篆书，即此秦篆也（或以六书不叙大篆，多致疑者，今按宣帝时，苍颉既失其读，况至王莽之时，十五之篇虽存，其无讲贯明矣，及其乱离，竟致亡失，而由于时之岩闻之耳，李斯之迹，泰山峰山，秦望等碑，画若铁石，字若飞动，为楷隶之祖，不易之法也，后李阳冰谓之玉筋篆。

这段话中“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出自清代万斯同的《群书疑辩》卷八中跋汉魏石经：“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敞传之子吉，吉传之子竦，及杜邳，邳子林，林作训故）”省改了汉代班固《汉书》中的内容：“凉州刺史杜邳，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平帝时，征礼等百

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庭中，以礼为小学元士，扬雄采以作训纂”、“作说文解字”、“首一终亥”、“可得而论也”节录了江式的《论书表》；“许慎嗟时人之好奇，叹俗儒之穿凿”出自清代张玉书的《佩文韵府》，整理该段可能参考的文献资料如表8：

表8《十体源流》“小篆”中可能参考的中国文献2（按文章出现顺序）

序号	朝代	作者	文献名
1	清	万斯同	《群书疑辩》
2	汉	班固	《汉书》
3	后魏	江式	《论书表》
4	清	张玉书	《佩文韵府》

综上所述，对《十体源流》中有关篆书的部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逐句查阅了其可能参考到的文献资料，综合整理如表9：

表9《十体源流》有关篆书的内容中可能参考的中国文献一览（按朝代排序）

序号	朝代	作者	文献名
1	汉	许慎	《说文解字》
2	汉	班固	《汉书·艺文志》
3	晋	卫恒	《四体书势》
4	北魏	江式	《论书表》
5	南北朝	酈道元	《水经注》
6	唐	张怀瓘	《书断》
7	唐	房玄龄等	《晋书》
8	唐	唐玄度	《论十体书》
9	五代	徐锴	《说文解字系传》
10	宋	陈藻	《东轩集》
11	宋	黄伯思	《伯思论书》
12	元	吾衍	《学古编》
13	元	吾衍	《论字有七变》
14	清	孙逢吉	《职官分配》
15	清	万斯同	《群书疑辩》
16	清	张玉书	《佩文韵府》
17	清	王先谦	《汉书补注》

表9中共有17个参考可能性大的文献出处，将这些出处逐一在唐船持渡书中进行查找，究其在作者著书时是否已经传入日本并为大众所接受，整理如表10：

表10《十体源流》有关篆书内容可能参考文献的舶载情况一览

序号	朝代	作者	文献名	版本	传入日本时间	西历	
1	汉	许慎	《说文解字》	单行本	弘化四年	1847	
					嘉永二年	1849	
					享保十二年	1727	
					正德四年	1714	
2	汉	班固	《汉书》	单行本	正德四年	1714	
3	晋	卫恒	《四体书势》	《说郭》	享保四年	1719	
					享保十年	1725	
					享保二十年	1735	
				《书苑精华》	天保十二年	1841	
4	北魏	江式	《论书表》	《法书要录》	明和二年	1765	
					《墨池遍》	宝历九年	1759
						宽政六年	1794
						嘉永三年	1850
						安政六年	1859
					《佩文斋书画谱》	享保十年	1725
						宽政六年	1794
						天保十二年	1841
						天保十五年	1844
						安政二年	1855
安政六年	1859						
5	北魏	郦道元	《水经注》	单行本	宽政六年	1794	
					宝历十年	1760	
					天明二年	1782	
					安政二年	1855	
					宝历十二年	1762	
6	唐	张怀瓘	《书断》	法书要录本	明和二年	1765	
					墨池编本	宝历九年	1759
						宽政六年	1794
						嘉永三年	1850
						安政六年	1859
					王氏书画苑	宝历十二年	1762
						天保十二年	1841
						嘉永六年	1853
					四库全书本并同	安政七年	1860
					百川学海本	宝永七年	1710
						宽延四年	1751
						宝历四年	1754
宝历七年	1780						

6	唐	张怀瓘	《书断》	百川学海本	天明二年	1782
					嘉永六年	1853
				说郭本	享保四年	1719
					宽延四年	1751
					宝历九年	1759
读书敏求记本	元文二年	1737				
7	五代	徐锴	《说文解字系传》	单行本	享和三年	1803
8	清	张玉书	《佩文韵府》	单行本	享保七年	1722
					享保十年	1725
					宽延四年	1751
					宝历四年	1754
					宝历己卯	1759

通过查阅之后发现只有以上 8 个出处有舶载记录，结合卷菱湖著《十体源流》的时间，即文政四年（1821），则在此之前传入的版本都可以作为参考（表10中斜体加粗的部分为可参考的版本）。

#### 四、小结

中国书法的历史，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定文字，篆书即作为当时中国普遍通用的书体，并逐渐形成完备的体系，之后，随著文字的演变和实用性的需要，汉代隶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标准字体，到后来演变为楷书、草书，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书，在关注实用性的同时，共同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在日本，由于航海、贸易、佛教等一系列因素，中国书法随之传入日本，最开始盛行的是六朝书风，之后的唐代，对日本书法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六朝、唐代的楷书在日本风靡，并被普遍接受，然而当时的日本对于篆书书法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现象可能与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在文字演变、书法发展这一过程中，随着新书体的产生以及实用性的增强，作为书法发展源头的篆书逐渐衰弱，一直到唐代李阳冰才得以复兴，随后又走向低谷，直到清代，篆书的地位及影响重新确立，也广泛传播到日本，卷菱湖在当时作为江户末期十分重要的书家，其对中国书法的学习和接受直接影响了之后日本书法的发展。

《十体源流》全文介绍了书体十种，其中对篆书相关的前三部分进行分析，文章内容用中国古代文献相互印证说明，有其个人的想法，敢于批判和纠正前人的研究成果，如张怀瓘的《书断》将籀文和大篆分为两种书体，而卷菱湖认为应该是一种，除此之外，文章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卷菱湖对于中国古代文献把握的熟练度，将一些难懂的内容简化为简单易懂的语句，其中可能参考的有 8 个出处的文献，如表10。综上，以卷菱湖为代表的书家在江户末期已经能够熟练掌握中国

传入的文献，并在继承的同时有自己的看法，《十体源流》在当时乃至明治时期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江户末期的日本对中国篆书书法已经广泛接受并能灵活运用，形成其自己的书法理论，也可以看出中国篆书书法在江户时期的日本影响深远。

